

文艺创作选

4

白云区文化馆编



文艺创作选

(四)

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

目 录

小 说 · 散 文

第二次签名·····	缪 翔(4)
受审者·····	余光兴(11)
不能忘怀的过去·····	匡珊瑚(34)
爱情篇·····	文 平(45)
依靠·····	余天和(56)
一个奇异的病人·····	芦 宁(73)
烟波湖上·····	徐柏林(79)
春天的蓓蕾·····	华 明(90)
在晒坝·····	亚 光(98)
春城无处不飞花 ——滇行散记(散文)·····	刘朝兴(21)

白云风物与传说

潮水河·····	王正贤 陆佳兴(126)
撒金坡的来由·····	祝 兴(123)
秀峰与玉雯的故事·····	钟 唤(112)

诗 歌

国庆颂·····	戴积祥(129)
工地时刻(组诗)·····	李 博(30)
化验姑娘(外一首)·····	李开夏(95)
倘若你是诗人(外一首)·····	雍平炎(68)

爱情的种子·····	邵儒林(88)
怎样对待爱情·····	肖力(86)
盘花谣·····	周训厚 亚光搜集整理(130)

曲 艺 · 音 乐

人面狗(相声)·····	曹跃清 冯国庆(133)
学外语(相声)·····	人韦(139)
车辆工人有气概(歌曲)	
·····	贵阳车辆厂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(157)
我们的生活多快乐(歌曲)·····	李博词 王家文曲(158)

评 论 · 随 感

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浅析·····	东 谛(144)
诗趣话·····	王正贤(150)
千里马与马骨头·····	苏 民(151)

新 苗

人山·····	白云二中高一级 邵晓艳(153)
我的爸爸·····	贵铝五七中学高二级 狄素华(156)

美 术 摄 影

追鱼(漫画)·····	文岳峰
工地会战忙(摄影)·····	康忠黔(封二)
奠基(摄影)·····	王建国(封二)
市场剪影(摄影)·····	筑影(封三)
封面设计·····	秋石
封底画·····	雍平炎



缪 翔

审判长杜斌阅完最后一份卷宗，拿着笔准备签名的手，再也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。审签专用的紫色墨水掉了一滴在卷宗上，发出暗暗的红光。他很不情愿地丢开手中的笔，双手捂住那过早斑白了的头。

办公桌上放着一副双页的日历牌。左边是翻开的日历：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。右边是备忘录；上面写着：签发十一名前错定卷宗，颁回各单位落实政策办公室。——他审阅的正是这十几个人的前定卷宗。

老杜感到眼睛一阵发热，眼泪几乎涌了出来。这十几个人的前定卷宗上，哪一张没有他杜斌两个紫色的，流线体字型的签名呢？！莫说知道这些无辜者的惨痛和心酸之处，就

是站在他审判长庄严、神圣、正义的角度上来说，自己给别人定罪、签字生效，数年后的今天，又来替他们注销当年的判定，证明无辜，给予昭雪。这，对于这种职称该是多么大的讽刺呵！

杜斌重新捧起卷宗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好象他捧起的不是些令人不愉快的卷宗，而是一面良心、理智和责任心组成的镜子，在这面镜子前，他难过地低下了头。

每一张审查表上的名字，也许老杜不能有十分清楚的印象了，但从那一张张微微发黄的照片上，却能引起他触目惊心的回忆。这些人所受的冤屈，形形色色，各有差异，然而，他们的遭遇几乎都是一样的。杜斌心情沉重地拿起一张张已亡故的人的卡片，在眼前默默停留片刻才轻轻放在一边。最后，拿在手中的，是两个幸存者的卡片。

丁琼，女，二十五岁。典型的瓜子脸，眉毛浓得有些过份，秀俊中带有一种刚毅。

卢维坚，男，四十八岁。标准的南方人脸型，前额很突出，眼睛相应地显得深邃，给人一种果断而又憨厚的感觉。

杜斌以自己职业特有的眼光，审视完这两张照片后，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仿佛要把这一切都吸进肚里去似的。他想起了这桩案件……

……卢维坚是市人民医院的主治大夫，老伴早亡故了。身前只有个独生女儿，叫卢秀蓉，在红旗机械厂工作。文化大革命初期，秀蓉长得正是出水芙蓉般的美丽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老叶的独生儿子叶建，相中了秀蓉。但是，秀蓉早已和本厂的李丹恋爱两年多了，据说他俩还有段不平凡的交情

哩。叶建凭着自己各方面的优越条件，硬要强媒作亲。与此同时，红旗机械厂的一个造反派干将金卫东，也要与秀蓉“建交”。他俩各自动员了难朋难友，对卢秀蓉进行了轮番围困，各有各的势力，闹得不可开交。卢秀蓉着慌了，她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叫人哭笑不得了的事。拒绝吧，后果是难以预测的；服从呢，又依了谁？再者，岂不丢尽贞操和名誉！卢维坚和所有的父亲一样，对自己女儿的贞洁和名誉是极其严格的。他亲自警告叶建和金卫东，同时张罗女儿的婚事，唯恐夜长梦多。而叶建虽遭多次碰壁和警告，仍不甘心，偷来父亲的手枪，就在李丹与秀蓉结婚的前夕，暗中打伤了秀蓉的左眼。幸好没有致命。

事情很快由公安局备案到了法院。金卫东连其档案被带到了法院受审，因为他曾经用厂保卫科的枪伤过人，加之平时对卢秀蓉的胁迫等因素，成了重大嫌疑犯。然而，因为他家庭出身无可挑剔，而且又无确凿的证据，很快使审讯陷入了僵局。有人提出：既然没有伤及性命，不必多费精力，建议转公安局待查。

审判长杜斌不同意这种意见。法庭是个极其严格的执法机构，哪能如此轻率呢？“待查”看起来是继续调查，事实上在其它工作的挤压下，完全可能不了了之，这是不乏先例的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实质上就是回避。为什么要回避呢？他隐约地感到其中大有蹊跷。可是他的意见没有人理会，这件案子就这样草草了结了。

受害人的父亲卢维坚，对这样的处理不同意，准确的说，他不服气。他怀疑叶建，所以继续申诉上告。也许是一时的激动，他声扬要揪出个“薛蟠”来。不料，这句话却把卢维

坚送进了一段艰难的人生旅途。

追查，接踵而来了。

卢维坚的父亲是伪县长，四九年被枪决了。这个时期，卢维坚刚从华南医学院毕业，尔后跟随当地医院参加解放初期西南剿匪部队的医务工作。立功后，回到市人民医院做主治大夫。反右斗争时期，曾划为右派，以后摘了帽子。尽管如此，在卢维坚的政治生命中还是留下了瘢痕。此外，曾出过一次医疗事故，致使一位老干部丧生。……够了，这些就足以说明卢维坚是什么角色了。于是卢维坚便成了恶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，攻击党的专政机关和党的领导干部的现行反革命，不仅被取消了申诉资格，并且被拘留了。

记得审讯这天——杜斌是不会忘记这天的。他那由职业训练出来的脸孔紧紧地绷着，眼里射出利剑一般的光芒，几乎穿透受审者的心。在这眼光下，虚伪者会颤抖，在这眼光下，狡辩者会结舌，在这眼光下，犯罪者会瘫倒。但是这有力的眼光，在受审者的身上却坚决地反射了回来。受审者是坦然的。他站在被告席上，昂着头望着审判长。而杜斌呢，尽管他板着面孔，

让人感到那么威严，但内心却另有一番心情。他并不认为被告仅仅因为一句失言就构成了犯罪。但是，他没有勇气为被告辩护，他有着重重的顾



虑，确切地说，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悸！

答辩人站了出来。是谁？

刚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出来的，二十五岁的学生，这次审讯中担任书记员的丁琼。

她勇敢地站在答辩人的位置上，默默地望了大家片刻，接着，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：

“被告的家庭反动不能由他承担责任；而他自身的各种错误更不妨碍他为女儿的申诉；至于“薛蟠”的提法，根本不能构成犯罪。”云云。

丁琼直言不讳的辩护，使坐在审判长席位上的杜斌颤栗了。天哪，小丁呀小丁，你怎么能为这样一个“现行反革命”辩护，尽管你的辩护词丝毫不错，但是现在是什么时候？阶级斗争被强调到如此可怕的程度，你的每一句话，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呵！

果然，杜斌的担忧，变成了无情的事实。丁琼第二天便被隔离了。罪名由“立场不稳”逐渐升级，最后定为“现行反革命同谋犯”。当定案卷宗送到审判长杜斌手里，要他例行签字时，他心寒了，然而，他，审判长，终于还是在丁琼和卢维坚的卷宗上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.....

杜斌木然地捏着手中的笔，紧紧地咬着牙，两腮冒出一股发酸的津液。仿佛有一条五光十色的带子蒙绕着他的心，慢慢地收缩，以至勒得发痛。这支笔，曾经签注过多少案卷，牵连着多少人的命运。而现在却要用它把十几年前自己亲手签的名字划掉，在完全是另一回事的备注栏里重新签上杜斌两个字！

笔，在杜斌的手里嚓的一声，断成了几节。

杜斌一震。呵，手中的笔竟如此脆弱，可是它造成的悲剧，却是何等的惨重！它毁掉了卢维坚和丁琼，还有其他人的青春和生命，而一个人，又能有几次青春和生命？

杜斌不禁深深地谴责自己：假如当初他杜斌能勇敢地站出来，摒弃重重的顾虑，明辨是非的话，悲剧也许不可能产生了，现在也不至于受到如此的折磨了。这折磨，多少年来，哪怕他自己受到种种不幸的时候，也从未休止过半分。卢维坚昂然而立的身影，丁琼那愤慨挺身的面容，时时缠绕着老杜，使他常常夜不能寐。想到这些，老杜不由得心里阵阵难过，眼泪扑簌簌的直往下掉。

教训呵、惨痛的教训！泪与血的教训！

.....

门外笃笃的敲门声惊醒了杜斌，他迅速的立起身，本能地紧了紧风纪扣，拭掉了脸上的泪痕。

院长老叶挟着公文包，拿着一本杂志情绪激动地走了进来。

“你怎么哭了？”老叶吃了一惊。

“眼睛充血！”杜斌随口答道，顺手拖了一把椅子给老叶，“坐吧。”

老叶没有坐，把手里的杂志重重地放在桌子上，“伙计，这本杂志上的小说你全看了吗？”

杜斌瞟了一眼杂志，神情有些漠然。

“怎么，没看？”

“不，全看了。”

老叶以为有了知音，长长地吐了口气，感慨地说：“这

几篇小说太感动人呐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应当多读读这样的小说。咳，悲剧，很多都是人为的悲剧呵！”

杜斌一直沉默着，老叶的感触引起了他心里共鸣。是啊，人为的悲剧！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往往正是这些悲剧的制造者呵！杜斌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，沉痛地说：“确实，我们应当吸取教训，应当避免再从我们的手里出现悲剧呵！”

“什么？从我们手里？”老叶惊愕地望着老杜。

杜斌看着老叶，默默地把桌上的卷宗推给他，“喏，看看吧。”

老叶弯下肥胖的身躯，草草看了看卷宗，抬起头来不解地说：“这怎么能怪我们呢？这怪林彪‘四人帮’嘛。”

杜斌盯着老叶红润发胖的脸颊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他径自踱到窗口边，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，折回身来，戴上了佩有国徽的阔檐帽，整了整风纪扣，庄严地坐在办公桌前，抓起那支折断的笔飞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（题花、插图：平炎）

受审者

小说

余光兴

南山机械厂的“隔离审查室”设在厂区西南角那间小房子里。这里原是工厂大门的门岗，后来入厂的路改了，便冷落下来，成了一个死角，平常很少有人到这一带来。“隔离审查室”选在这里是很有道理的。

小小的“隔离室”，窗子封死了，门也总锁着，室内整天亮着灯。一张单人床摆在右手的墙下，床前放着一张两抽桌。桌子上一迭信笺纸，头上写着“我的检查”几个字，下面什么也没有写。床对面的墙上，写着八个黑体大字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。

被隔离的人叫郑廉，铸造车间的技术员。这时，他坐在床沿上，神情漠然地对着那一迭白纸。唉，该写些什么呢？生活是这样错综复杂：自己走过的二十八年人生旅途，有平坦的大道，也有坎坷的山路；有鲜花，也有荆棘；有过矫健的腾跃，也有蹒跚的脚印。可是绝对没有“反党”的念头，也没有离异的心。

然而，眼下他之所以被“隔离审查”，罪名就是“篡党夺权”。他的心里愤愤不平——自己始终是听党的话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嘛，为什么会落下这个“反党”的罪名？想不

通啊，实在想不通……

一九七一年，他作为工农兵学员，从插队的农村走进了大学的校门。在那所闻名于世的工科大学里埋头攻读了三年，立志要当一名为国争光的铸造专家。毕业后，他带着青年人干一番事业的理想，抱负，来到了未婚妻工作的这家工厂。

报到的第二天，宣传科的夏干事，兴冲冲地跑来告诉他，厂党委第一书记孙谦同志，请他下午到办公室去开座谈会。下午两点，他来到了陈设简朴的书记办公室，除了办公桌和几条长椅子之外，唯一的摆设就是墙角那漆成茶色的报架。

孙书记热情地欢迎大家，与参加座谈会的人一一握手。孙书记年约五十，身体壮实，脸颊丰腴红润，始终微笑着。他说，新来的同志是文化大革命培养出来的技术人材，是厂里抓革命、促生产的主力军，是党委依靠的对象。他代表党委，衷心欢迎大家的到来，往后，厂里各项工作，主要靠大家挑重担子。孙书记带头鼓起掌来，接着又说：“党委相信，大家一定会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，配合党委把厂里的各项工作有声有色、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。”

他的话，诚恳热情，立刻打掉了青年们因生疏而引起的拘束。把大家的心，紧紧地吸附在他的身上。不仅如此，孙书记还很熟悉每个人的情况，如数家珍似地说出了各人的专业，而且，对每个人都有一番绝不雷同的勉励。郑廉还清楚地记得，谈到他的时候，孙书记很风趣地说，“好啊，名牌大学出来的铸造技术员，我们未来的铸造专家，你来得太好了。我们搞机械的人都知道，铸造是机械制造的第一个关键工序，恰恰我们的铸造车间没有技术员，你这一来，这一口的工作，就靠你去把关罗。”

郑廉感到自己的脸烧乎乎的，他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还需要向工人师傅们学习！”

那是一个多么热烈的场面啊！小小的办公室里笑语喧天，与会的人个个象喝了喜酒，脸上都是红光闪闪的。最后，孙书记提高声音说，“有你们这些年轻有为的技术员到第一线去指挥生产，我们作领导的，担子就轻松得多了。以后，有什么困难，发现什么问题，尽管来找我！”

会后，好久好久，郑廉的心都平静不下来，他想，自己真幸运啊，能在这样一位知人善任、和蔼可亲的领导手下工作，真是难得的好运气啊。这些年，几经周折，这样的领导干部实在太少了。他暗自下定决心，绝不辜负党的期望，党叫干啥就干啥！他的心，快乐得颤抖起来。

郑廉到铸造车间报到后，车间主任老田师傅，也就是他未来的岳父，领着他到车间里巡视了一遍。老田师傅还不太了解这个新来的技术员、未来的女婿，所以，一路上很少说话，郑廉也不敢冒昧多言，他们并排慢慢地在车间里走着。

车间里散乱地堆放着砂箱、模具以及造型用的各种工具，而型砂又都是干的，看样子好久没有生产了。一百多人的车间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，有的坐在那里打扑克，几个女工坐在一起摆家常，手里无一例外地都在搞“小三线”只是各人的花色品种不同罢了。工人们都显得那样心安理得，车间主任从身边走过，也没有谁收敛收敛。

墙上倒是贴了不少标语，有的写着“坚决拥护以孙谦同志为为首的厂党委”，有的又是“彻底砸烂机械厂这个独立王国”，郑廉不解地看着这些彼此矛盾的标语，田师傅却象什么也没有看见一样，径直走了过去。

在回车间办公室的路上，郑廉问到，“田师傅，车间里好久没有生产了吗？”

“有时候也干一点。”田师傅淡淡地说。

“那不拖了其他车间的后腿吗？”

“全厂都是一样。”

“那，为什么厂领导不抓一抓呢？”

“怎么没有抓。天天都在喊抓革命、促生产嘛，”田师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“问题太多，不好办啊，你初来，不了解情况，往后，慢慢就会清楚的。”

厂里这种上不上，下不下的局面，很令人失望。虚度光阴，蹉跎岁月，对这个一心要奋发图强、振翅高飞的人来说，真象是龙游浅水，虎困平川。眼见的是杂乱无章，耳听的是油、盐、柴、米。郑廉心里烦闷极了——什么时候，孙书记讲的那种大好形势才会出现呢？

聊以慰藉的是，孙书记每常碰到，总有几句妥贴的安慰。日子，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混下去。

一天，郑廉和几个工人正在检修清砂机。突然远处有人大喊一声“危险！”等他们跑过去时，已经晚了。天车打滑，铁水包砸在地上，溅起的铁水，把几个工人烫成重伤。在场指挥生产的老田师傅也受伤了。

事故发生后，人们议论纷纷。郑廉心乱如麻。这下子，伤了这样多的人，他这个技术员怎么好去见孙书记？

当天，郑廉写了一份检查贴出去，他沉痛地写到“……眼看着工人师傅们受痛苦，国家受损失，我心里万分难过，我辜负了党的培养，辜负了领导的期望。对不起受伤的师傅们。我请求领导给我处分……”

孙书记把他找到办公室，亲自给他倒了一杯水，又递给他一支烟，和颜悦色地说，“你的检查，对我的启发很大，对我们党委一班人，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。本来，象这些事，是属于刘主任分管的，尽管按照职权范围来说，他要负主要责任，可是我也有责任嘛。总之，这次事故与你没有多大关系。”孙书记的话，在郑廉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从孙书记那里出来，郑廉的心里轻松多了，他仿佛看到那蔫巴巴的刘主任已经在向党委作检查了，自己原来感到重重地压在心上的那种责任感，似乎没有了。他径自到医院看望伤员。

田师傅的腿被烫掉两大块皮，老人又患着高血压病，医院把他安排在一间单人小病房。田静在这里看护她爸爸。

郑廉来到田师傅的病床前，见老人那因为烟熏火燎又粗又黑的脸，现在却显得很苍白，他静静地躺着。田静默默地坐在床边，俊俏的脸上，泪痕斑斑。郑廉轻轻地在床边坐下来，不安地看着老人。田师傅看了郑廉一眼，缓缓地说，“这事，怪我事先没有关照他们。

郑廉急忙安慰老人说，“刘主任不是专管设备吗？要说责任……”话没说完，郑廉发现老人皱起了眉头，神色也越来越严峻，他转眼看看田静，田静白了他一眼。隔了一阵，田师傅才说，“年轻人，你太年轻了。”郑廉感到莫名其妙。现在想起来，田师傅那句话，含意实在是很深刻的。

一九七五年夏天，厂里的情况有了起色。一段时期以来，报上一直在强调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整顿。恰恰在这时，孙书记病了。厂里的担子一下落到刘主任身上，他一反蔫巴巴的常态，大刀阔斧地抓起整顿来。各种规章制度建立起来

了，杂乱无章的现象逐渐消失了。那些爱拉家常的老工人，好象一下子都变成了另一个人。有的当了班组长，有的当了考勤员、安全员，质量检查员，个个精神抖擞，严肃认真。一向沉默的老田师傅，也变得乐哈哈的。有天吃饭的时候，他意味深长地对郑廉说，“这下子你该要明白些问题了吧！”

可是，好景不常，冬天来到了。情况突然起了变化。沉寂一时的标语仗又打起来了。到处是红红绿绿的标语，“砸烂修正主义的管、卡、压”，“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”，一旁却又针锋相对地贴着“革命的规章制度好得很”。生产又停顿下来。

这时候，离厂养病几个月的孙书记又回到了机械厂。在他那间简朴的办公室里，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。郑廉接到通知赶来，会议已经开始了。孙书记很激动，他说，从报上看来，中央正在部署一场新的战斗。当前，我们要把右倾翻案风坚决打下去。机械厂前段不是有人借口整顿，把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过的那一套东西又全都立起来了么？孙书记严肃地说，“这种严重的复旧现象，正好说明了右倾翻案风和我们厂有些人的思想、行动是多么合拍，令人深思。今天党委找大家来议一议，要组织几篇有力量的大字报，把局面扭转过来。”说着，他习惯地掏出“花溪”烟，每人递了一支，一时间，室内烟雾弥漫。

到会的人纷纷表态，坚决按党委要求办，郑廉也表示愿意投身到运动中去经受锻炼。孙书记脸上慢慢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他特别指出“小郑，你的笔杆子很硬啊，这回该大显身手了！”

第二天，由郑廉执笔，经过孙书记审查的一篇名叫“目